



## 五官被电焦糊 吉林市史成斌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市五十岁的史成斌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十六年来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劳教。还不断的被不法人员骚扰，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摧残。史成斌控告江泽民侵害及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权和信仰自由权等多项基本权利，日前向最高检察院提出控告。

控告人史成斌表示，被告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和淫威，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执法犯法、肆意践踏人权；对他无故抓捕、酷刑、关押、劳教、判刑，行为恶劣。

下面是史成斌自述他所遭受的迫害：

### 我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却被多次非法拘禁等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氏集团操控媒体不断诬陷法轮功，作为一名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为讨回公道，还大法 and 法轮功师父清白，向政府职能部门说明真实情况，一九九九年八月中旬，我来到了北京信访办，接待我的人给了我一张纸，让我把要说的话写上面。我在上面写上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和师父清白。”随后他们从后门给我戴上手铐后送到吉林驻京办。

第二天，驻京办的人把我直接送回到吉林市洗脑班。在那里，他们强制改变我的思想，让我放弃信仰，对我实行拳打脚踢，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头被撞得嗡嗡响。

为表达我的心声，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再次来到北京，当时的北京城戒备森严，所有的旅店不得收留法轮功学员，这时的北京已无法轮功学员申诉的地方，到处在抓捕法轮功学员，红色恐怖布满了北京城。这样我在北京呆了五十多天，风餐露宿，晚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上睡在水泥管子里，十月的北京晚间气温很低，冻得我上牙打着下牙，饿了就啃馒头和咸菜。晚上我仰望着天空：偌大的北京城怎么就没有法轮功学员伸冤的地方啊！

在伸冤无门的情况下，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我积聚很久的心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和法轮大法清白！在天安门广场我被绑架，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送到丰台区的一个地下室里，在那里已非法关押了几百名法轮功学员。

第二天，我被强制戴着手铐象犯人一样被再次押送回吉林市，这时，单位领导迫于压力非法开除我的公职。随后吉林市昌邑区民主派出所把我劫持到吉林市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之后转到吉林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三十多天。

这样我前后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后被非法劳教。

### 非法劳教一年加期十个月，整个五官被电的焦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他们把我劫持到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在那里关押了几百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欢喜岭劳教所把我和大法弟子刘宏伟、罗光、薛保平等五人叫到梁××办公室，警察韩晶（刚升任中队长）、刘滔（大队干事）强制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写所谓的“转化书”（放弃炼法轮功），对我们拳打脚踢五十多分钟。

最后不转化又加期四个多月后把我转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继续迫害。

刚到饮马河劳教所的第三天，劳教所的姓刘的队长和王干事就强制我写保证书（不炼法轮功），被我拒绝。他们俩就气急败坏的用两根电棍同时电击我的脸、头、耳、鼻、口、嘴等部位，头发被电糊了，整个五官被电的焦糊看不清模样，整个房间充斥着焦糊味儿。之后他们俩恶狠狠的威胁我说：回去赶紧写保证书，否则三天后我们的班没你好果子吃。我回到监室，当时在场的劳教人员看到我的样子全都吓呆了！

晚上撕心的剧痛，使我辗转睡不着觉：我不明白，一个深得民心利国利民的好功法，当今的执政者江泽民为什么就容不下？为什么就不遗余力的疯狂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去看望年迈的父母，刚进屋十分钟左右，江北土城子派出所几名恶警就到了我父母家，企图绑架我。之后走脱。我现被迫流离失所至今。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十多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江泽民及其政治流氓集团，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



■2002 年 6 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灭亡”六个大字。经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藏字石”有 2 亿多岁，字为天然形成。这预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三退”即是退党、团、队。上图为藏字石风景区门票。◇

# 五次绑架七年冤狱 吉林抚松县青年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 白山市抚松县三十四岁的尹君, 当年高三被迫辍学, 两次被劳教并被非法判刑三年, 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剥夺公民财产权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等多项基本权利, 刑事起诉书于六月六日通过天天快递邮寄给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下是尹君自述遭迫害事实:

## 一、高三被迫辍学 上访遭迫害

九九年开始迫害时我正读高三, 马上就要面临高考, 当地警察知道我炼法轮功, 到学校找我, 学校校长、“党支部”、“团支部”、班主任全部找我训话, 以不给我毕业证逼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 同时让我在政治考卷上答题(当时政治题有诬蔑大法的考题), 我被迫辍学, 没有参加高考。那一年有很多修炼法轮功的同学被迫辍学, 或在高中或在大学, 就连老师也不让教课而调到后勤。

## 二、酷刑折磨、非法劳教

由于我在家总有人监视我, 被迫流离失所, 在松江河镇和十名大法弟子又被绑架, 抄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现金等物品。二零零二年我被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动教养所迫害。

在劳教所关押中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恶警对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要“帮教”, 期间不能睡觉, 白天依然干活, 体罚、罚站、拳打脚踢、灌食、用高压电警棍, 恶警在办公室常常是几个人同时拿着几个高压电警棍点击我们, 电到的地方红肿, 严重的紫黑, 点遍全身, 连续电击很长时间, 点过全身剧痛无比, 然后继续逼迫劳动。当时我一米七的个头被迫害的不到一百斤, 不只是我所有的大法弟子都遭受了太多非人的虐待, 两年后我被迫害到天天发烧, 恶警给我打退烧针也不好使, 我依然发烧, 送到长春公安医院检查是严重胆结石、胆囊炎保外就医。

## 三、非法判刑送到监狱

在我保外就医中, 当地恶警打电



酷刑演示: 抻床

话要求劳教所继续关押我, 劳教所以我“有病”拒收, 他们就又绑架我, 再次抄走我的电脑和打印机等。我绝食抗议, 他们就把我绑在“死刑床上”手脚全部用铁链锁上, 我完全动不了, 而且还给我插上灌食管, 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 天天插着, 我不能洗漱、不能去厕所, 最后处于昏迷状态, 十多天放下我时我的胳膊和腿都不好使。他们给我判刑三年, 送往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

恶警和刑事犯罪人员利用酷刑强迫我们写“五书”, 在那里任何消息都很封闭, 对不转化的同修他们偷偷转移到别的楼层, 单独房间用“抻床”, (抻床是把人绑在上面, 四肢固定, 但却是抻起来的, 也就是身体

是腾空的, 身体不能接触床板, 所有的重力都在四肢上) 就这样不能上厕所, 只能在床上大小便, 还要遭到刑事犯的谩骂, 有的恶人冬天将门窗全部打开, 不给绑在床上的同修盖被子, 却还在嘲笑着。

所有被绑完的同修都几天不能动, 而且手脚都是绳子勒的印痕, 有的都勒到了肉里, 几个月不能恢复, 虽然在别的楼层但我们也能听见喊叫的声音, 我每次知道谁上“抻床”听到凄惨的喊叫, 我就整夜睡不着觉, 有的人被迫害的晚上做噩梦就喊叫, 很长一段时间我每晚都难以入睡。

## 四、再次被劳教迫害、流离失所

父母亲人也受到了极大的痛苦, 从小抚养我长大的姥姥也在绑架我时, 惊吓伤心离世。

冤狱三年后, 我身体恢复了很久才找到一份工作, 当时我们公司有五位大法弟子, 大家工作都兢兢业业, 老板信任我们, 同事相处和谐。却被恶警跟踪我们绑架, 我和另两位同修一起再度被劳教。迫害一年半到期时仍不放我, 后又加期二十天。

回来后, 一个人一直在外地打工, 租房子, 生活不能安定……◇

## “起诉江泽民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明慧网】近日, 吉林省吉林市 20 名法轮功学员通过快递把控告江泽民的刑事起诉书邮寄到北京最高检察院。这些法轮功学员全都受益于法轮大法, 身体健康, 道德升华。而他们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中失去公开炼功的环境及人身自由, 被绑架、拘留、劳教、判刑, 遭受折磨。

20 位法轮功学员在控告书中说: 1999 年 7 月 20 日, 江泽民一声令下, 全面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利用一切宣传媒体的喉舌造假, 给法轮功栽赃,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上消灭”, “精神上搞垮”, “打死白打死, 算自杀”, 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就不给发工资, 开除工职等; 专设“610”洗脑班, 还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江泽民滔天大罪, 罄竹难书。

20 位法轮功学员在控告书中还说: 起诉江泽民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由于江泽民对法轮佛法的迫害及谎言, 使广大的中国民众都受到了毒害。控告江泽民, 结束迫害, 是使广大的中国民众了解真相, 清除思想中谎言毒害的必要过程。

我们希望现任国家领导人冷静、客观、理智地思考一下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 为自己和中国人民负责, 结束迫害, 无条件释放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愿所有善良的人们用良知分清正邪、明辨善恶。请与我们站在一起, 共同把江泽民押上法庭。◇